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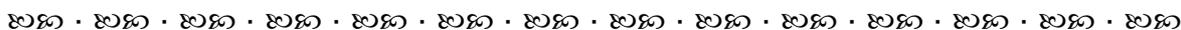
取决于三个变量,即特殊化的贸易结构,政府的宏观调控即政治干预和来自国际组织以及西方势力的支持。由于后两个变量难以预料,大多数中东国家的民族经济前景尚是未知数。但目前以色列已拥有较为发达的多样化工业结构,正在向再现代化阶段过渡,摩洛哥、突尼斯和土耳其等国均已走完了经济调整的第一阶段。可以肯定,虽然全球化经济是由金融、技术、信息和文化的灵活性等一些非物质因素所控制,对中东各国民族经济而言,很大程度上仍不得不依赖自然资源等传统因素。这种现实决定了在经济民族主义引导下的中东经济发展既离不开地区间的相互依存,也需依靠外部力量,正如一些学者所言:“当前的经济转换并不能使中东更发达和更和平,除非在国际和地区内部进行充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合作。”^[16]

注 释:

- [1][3][5]余建华:《民族主义:历史遗产与时代风云的交汇》,学林出版社1999年版,第302、297、55页。
- [2]文勇、王静:“经济民族主义与国际秩序”,载《淮南

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

- [4]刘仲民:“关于冷战后全球民族主义的多维思考”,载《世界经济与政治》,1995年第12期。
- [6]黄民兴:“战后石油天然气出口在世界原料市场上的地位”,载《世界石油经济》,1989年第3期。
- [7]刘晖,张晏辉:“世界新秩序中阿拉伯自由贸易区的崛起”,载《阿拉伯世界》1998年第2期。
- [8][11]陈安国:《全球化进程中的国家主权》,中国矿业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330、329页。
- [9]Bassam Tibi, : *Arab Nationalism: Between Islam and the Nation-state*, New York, St.Martin's Press, 1997, pp64 ~ 69.
- [10]邹树彬:“经济全球化和经济民族主义”,载《深圳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
- [12]【英】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14页。
- [13]王勇:“从经济冷战到相互依存和全球主义”,载《国际政治研究》,2002年第1期。
- [14]张志梅:“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经济民族主义的成因和表现”,载《理论探索》,2003年第4期。
- [15]杨光:“中东、非洲地区经济难见起色”,载《国际经济评论》,2000年1~2月。
- [16]Laura Guazzone: *The Middle East in Global Change: the Politics and Economics of Interdependence Versus Fragmentation*, New York, Macmillan Press,1997, p247.



上海中东问题青年研讨会会议纪要

2004年12月14日,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的青年研究人员相聚在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从年轻人的角度对目前普遍关心的中东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杨洁勉副所长和李伟建主任先后致辞,他们指出在上海研究中东问题的老一辈已经保持了多年的经常性联系,但是年轻人之间的了解与联系还较薄弱,这种带有专业性质的青年之间的交流与互动是推动双方研究水平上一个新台阶的有益尝试。讨论和交流是很好的学习方式,能够检验一个人的研究和思考水平,特别是年轻人思维活跃,反应快速,更容易通过交流激发出思想碰撞的火花,对于各方应该都能达到共赢的效果。

本次研讨会分为三个议题:后阿拉法特时代

的巴以局势,伊拉克问题以及中东能源问题。上海外国语大学中东研究所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中东室的青年研究人员就不同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进行了热烈的讨论,现将会议内容整理如下:

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以局势

对于后阿拉法特时代的巴以局势走向,会上分为两种观点。一种认为,美国大选尘埃落定,阿拉法特去世,一个多月以来,巴以局势总体上尚属乐观,与今年5月相比,双方都比较克制,并没有出现失控和混乱局面。从1978年埃及总统访问以色列,到奥斯陆协议的签署,每次阿拉伯世界陷于困境时,中东的和平进程都能获得发展,就是说,在中东的力量对比相对悬殊之时能够达

成某种协议(而非在力量对比相对平衡的时期达成协议)。1978年埃及处于空前孤立状态,而在1993年前后,阿拉法特亦处于孤家寡人的境地,恰恰是在这种被逼上绝路的情况下,迫使他们寻求一种突破口,推动和平协议的达成。目前这种状况,我们有理由相信,巴勒斯坦很可能会走出和平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从目前的形势来看,阿巴斯当选的几率较大,但不排除巴尔古提今后在巴政局中发挥作用的可能性。舆论对阿巴斯的评价是务实、灵活。不仅在他能不能让步方面,而且他很可能在相对空泛的框架内订立协议,而把实质性的内容暂时搁置。总的来说,恢复和谈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很难按照路线图计划进行和谈和建国,中东和平进程是一个渐进的过程。

另一个观点认为,中东和平进程面临的更多是困难。首先阿拉伯国家对支持巴勒斯坦已经有心无力,加上阿拉伯国家自身的问题长期没有解决,更削弱了和谈的砝码。另外叙利亚等强硬国家的态度给中东和平进程施加了更大的压力,阿拉法特去世之后,美国发出了一些明显的信号,而叙利亚等国家也把巴以局势作为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使得中东和平进程举步维艰。其次,阿拉伯世界并不十分关心巴以双边框架的确立,阿拉法特的去世既是借口的消失,也是机遇的消失,阿拉伯国家要正确使用这把双刃剑。第三,巴尔古提释放的可能性很小,巴勒斯坦内部亦需要时间磨合。而中东和平进程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美国的中东政策,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首先解决伊拉克问题,现在伊拉克的重建困难重重,这无疑给中东和平进程设置了一个巨大的障碍。

同时,也有学者提到,现在争论的不是巴勒斯坦应不应该建国的问題,美国、以色列等都不反对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怎样的国家,是以色列控制军事经济的巴勒斯坦国,还是巴勒斯坦人民自己主宰的民主国家。

伊拉克问题

伊拉克大选能否获得成功,就目前的形势进行分析,有利因素大于不利因素。安全上,美国增加在伊的驻军,也有国家宣布延长自卫队在伊

的驻留时间,同时伊临时政府已经运作了半年时间,经过半年的训练与磨合,人民对伊临时政府已经有了一定的信任,相信其能够控制局势。财力上,美日欧等纷纷宣布减免伊的债务,中国也承诺对伊援资2500万。这些都保证了伊大选能够顺利进行。国际政治局势方面,伊朗、叙利亚等强硬国家很难给伊拉克施加消极影响。而阿富汗、乌克兰等国家民主制度的建设则给伊拉克以积极的示范作用。从不利方面来说,外部势力的渗透,美军存在对伊大选的负面影响,以及欧洲国家的不够积极的态度等都是阻碍伊拉克大选获得成功的因素。

能源问题

伴随世界油气重心的时空变化,新的油气地缘经济格局将是“大石油中东地区”(指由中东、北非以及环里海地区组成的巨大的油气供应区)连同俄罗斯的油气将在全球油气供应、出口和定价方面相互影响,联成一个从北非的马格里布到海湾、里海、俄罗斯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巨型带状区域,这里蕴藏着世界65%的石油储量和73%的天然气的储量。有关国家围绕争夺中亚的油气资源和跨国通道构成内外两个三角之间的战略竞争的关系。内三角主要指中国、伊朗和土耳其三个地区在亚洲腹地油气运输通道上的竞争;外三角主要指俄罗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和中国三大实力之间的相互钳制的关系,内三角的三个地区实力要受到外三角的三个大国实力的极大的影响。通过对世界油气形势的总体分析,中国内部制定了2020年多元化、有保障、节约型的油气战略。

能源安全在中国发展过程中的凸现,使中国在中东的利益得到扩大,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在中东的政策主要是政治驱动,80年代到90年代是经济驱动,到了90年代以后则是政治和经济的双重驱动。当前要做的是在政治和经济利益之间寻求一个平衡点。中国的中东政策是中国对外政策对外形象的重要部分,中国现阶段是一种有限介入,更多的依照国际惯例,利用国际多边力量来实现对中东和平进程的影响。

叶青